



## 五月，把春天打包带走

付子春

五月是暧昧的季节。月初出去的时候，早晚还是有点冷的，需要穿件薄外套；到下句的时候，太阳一出来就非常明亮了，穿长袖走几步就会微微出汗。衣柜里那件薄羽绒服，我犹豫了好几次才把它放进最里面。春衫还没有来得及穿上，夏天的衣服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了。老朋友要走，新朋友要来，夹在中间的你两头都不想放弃。

街边的法国梧桐到了四月底才开始长出嫩叶，到五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浓荫蔽日了。前几天还有柳絮在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就没了。不再有湿润带着花香的春天气息，取而代之的是干燥温暖的气息，夹杂着太阳晒过的青草味。春天说“我走了”，没等你回答就把接力棒交给了夏天。

白居易在《早夏游平泉回》中写道：“夏早日初长，南风草木香。”五月的时候，春天里的最后一茬草莓已经下市，樱桃也逐渐变红；新上市的枇杷青黄相间，咬一口酸得很，那种鲜爽却是春天不曾有的。菜市场上春笋已经过了季节，蚕豆、豌豆正好是当季的，蒜苗还比较嫩。卖菜的大姐说：“再过几天就没有了，想吃的话就等到明年吧。”这话好像是在道别，但她脸上的笑容却说：不急，夏天也有夏天的好时光。

喝茶的习惯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清明节之前买的龙井到了五月，已经没那么香了。不是茶不好喝，而是天气热的时候端着热茶少了些滋味。于是改用凉茶，菊花、金银花、甘草用开水泡开后放凉了，入口清甜，喉间清凉。朋友笑说：“你是老年人的喝

茶方式。”我觉得舒服就行。以前讲究明前雨前，现在五月反而喜欢简单的清爽。

最大的变化就是出门了。春天总是想踏青，五月太阳一晒人就懒了，只想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待着。公园里的长椅、柳树下的一角都是最好的去处。拿一本书，提一壶凉茶，坐看阳光透过树叶洒落下来。有时候不做什么事，只是待在那儿发愣。春天的踏青是往外走，五月的纳凉则是往里走。

南宋诗人翁卷有一首诗叫《乡村四月》：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虽然写的是四月，五月也是如此——忙中有序、变中有常。

春天过去了，我在阳台上看见几盆月季。四月份的花谢了之后，新的花苞也孕育

出来，比春天的小一些，但是更加结实。落花被扫进花盆里，埋入土中作肥料。春天就以这样的方式被打包——不是丢弃，而是收藏起来成为土壤的一部分来滋养下一个季节。五月就是为春天收尾、给夏天铺路。清扫落花，把薄衫叠好，热茶换成凉茶，腾出时间等待新果和新的生活。

每一天，每一年，四季更迭，永不休止。春天种下的种子到夏天就会长出苗来；春天开放的花到夏天化作沃土。不必悲伤，美好的事物并没有消失，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以后的日子里。五月把春天带走了，并不是结束，而是一种保存。等到明年再打开的时候，还是新鲜的。春天从未真正离开，它只是换了一件衣裳，藏在五月的口袋里。

## 五月的风，吹醒心底的温柔

安伟光



五月的风，是不一样的。

三月的风还带着冬的余韵，莽莽撞撞的，像个不知分寸的孩子；四月的风又太急了些，赶着催着，催得花也开了，叶也绿了，催得人心里慌慌的。五月的风却好——它慢下来了。不急，不躁，像一位故人，轻轻叩了叩你的窗，也不催你开门，就那么静静地候着。

昨日傍晚，我坐在窗边看书，一阵风忽然从纱眼里钻进来，翻动了书页。我抬头看时，窗外的槐树正轻轻地摇着，叶子翻出银白的背面，像无数只小小的手在招摇。那风拂在脸上，薄薄的，凉凉的，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气息——像是青草被

晒了一整日后的暖意，又像是远处哪户人家煮饭飘来的烟火气，混在一起，软软地、暖暖地，贴在你的皮肤上。

我索性合了书，闭上眼睛，任那风一阵一阵地吹。

忽然就想起许多年前的一个五月。

那时候住在老城里，巷子窄窄的，两边的墙壁长满了青苔。每到傍晚，我便搬一把竹椅坐在门口，看巷口那棵老槐树的花一串串地落。祖母总在屋里喊：“莫要坐着吹风，要头疼的。”我嘴上应着，身子却不动。风从巷口灌进来，凉丝丝的，带着槐花的甜腻，还有邻家院子里栀子花的香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叫“温柔”，只觉得坐着很舒服，舒服得不想起来。

如今想来，那大概就是温柔了。

温柔不是轰轰烈烈的，不是惊天动地的。它只是

一阵风，一朵花，一句唠叨，一个黄昏。它来的时候你不觉得，走了以后才发现，心里某个地方，已经被它悄悄焐热了。

前几天在一个旧书摊上翻到一本泛黄的诗集，扉页上有人用钢笔写了一行字：“五月，宜想念，宜遇见。”笔迹依旧的，纸也黄了，不知是什么年月写下的。我捧着那本书，站在路边看了很久。不是看诗，是看那行字。想象着写下它的人，大约也是在这样一个五月的傍晚，坐在窗前，心里装着某个人，某段往事，写下这几个字。

后来我把那本书买回来了，就放在枕边。不为读诗，只为那几个字。

五月的风还在吹。吹过槐树，吹过屋檐，吹过晾在阳台上的白衬衫，吹过远处小朋友手里的风车。它吹进我的屋子，翻动书页，拂过面颊，然后从另一扇窗

飘出去，不知又去了谁家的院子。

我忽然觉得，风是有地址的。它记得每一扇开着的窗，记得每一个在窗前发呆的人，记得那些没说出口的话、没寄出的信。它替我们把这些都带走，又替我们把远方的消息捎回来。

傍晚下楼，在小区里走了一圈。路边的栀子花开了几朵，香气淡淡的，若有若无的，像一个人在远处轻轻地哼着歌。一位老人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，车里的小朋友伸着手，想去抓风。老人的白发被风吹起来，在夕阳里镀了一层薄薄的金色。旁边长椅上，一对年轻的情侣并肩坐着，女孩靠在男孩肩上，男孩手里拿着一杯奶茶，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就那么静静地坐着。

风吹过他们，也吹过我。

我想起韦应物的一句

诗：“我有一瓢酒，可以慰风尘。”五月的风，大概就是一瓢酒了。它不烈，不辣，是那种温温的、甜甜的米酒，喝下去，从喉咙一直暖到心里。

回到屋里，天已经暗了。我没有开灯，就那么坐在窗边。风还在吹，一阵一阵的，像一个人的呼吸，浅浅的，稳稳的。远处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，像星星落在了人间。

我想起一句不知从哪里读来的话：温柔不是软弱，是历经风雨后，依然选择柔软。

五月的风告诉我，温柔还在。在心里，在风里，在每一个安安静静日子里。

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再坚硬的日子，也会被温柔吹软。